

不揣浅陋，不作忠奸之辨！

讲一点古人的故事，给诸看官们工余休息时，
作生活中的一杯茶、一撮盐！

郑秋鉴

编著

蔡京别传

CAI JING BIE ZHUAN



蔡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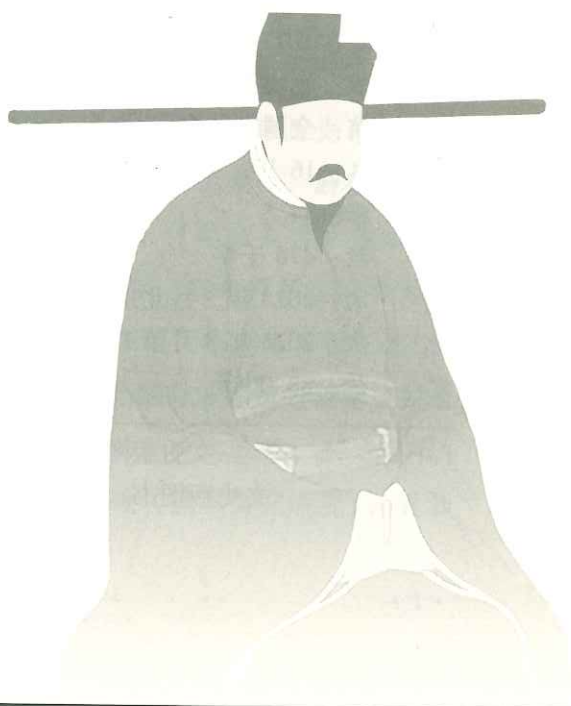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蔡京别传

CAI JING BIE ZHUAN

郑秋鉴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京别传 / 郑秋鉴编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4. 10. -- ISBN 978 - 7 - 5205 - 4782 - 6

I. K827 = 44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G6L693 号

责任编辑: 殷 旭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6602/6603/6642 (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印 张: 34.5

字 数: 476 千字

版 次: 202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蔡京别传》序

刁培俊

拜读《蔡京别传》之后，作者郑老师叮嘱我写一篇序言。我诚惶诚恐，未敢遽尔应诺。原因一则是我才识寡陋，人望轻浅，正如阅读南宋洪迈《夷坚支志》戊卷二《胡仲徽两荐》引佛家悟道所云：“自照一身犹未光者，何暇推余波及他人乎？”二则是对于蔡京这一历史人物，我自己的理解仅停留在表层，难以发掘更深的学术内涵。犹豫者再，顾虑者久，在郑老师反复督促下，遥想2009年夏秋之际，初识郑老师至今的诸多往事，敬佩于作者勤奋问学和著述的精神，更感其诚意满满，遂不揣浅陋，赘言一二，以应囑命。

首先，我满心敬佩作者的博学才识，尤其是有关北宋历史与蔡京的诸多问题，作者阅读了大量的宋人文献，广泛地钩沉索隐，勤奋地披沙沥金，以其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从而完成了《蔡京别传》这部书。这是十几年前我未能想到的。2009年夏秋之际，郑老师风尘仆仆地从莆田到厦大找到我，不以我年幼寡学，不耻下问，往返者再而三之后，我了解到他广泛阅读乡邦文献，有志于更多发掘两宋时期的福建莆田名人史迹。随后，他毫无保留地将有关木兰陂的地方志记载，转送给我；他写出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我阅读他寄呈的《枫亭文化研究》，更加

深了此前的印象。因我工作调动返回南开大学任教，我们曾一度失去联系。待我再次返回厦门大学任教之后，才再次联系上。我们仍然一见如故。我更多知晓，年逾七旬的郑老师身健体壮，这几年仍埋首坟典，辛勤阅读乡邦文献，大量写作。但是，撰写一部《蔡京别传》，远非上述学术积累可以成功的。众所周知，由于雕版印刷业的繁盛和科举大量取士的冲击，存世宋人文献，浩如烟海，即便是有关北宋徽宗和蔡京时期的历史文献，也连篇累牍，不胜其繁。而如何沙里淘金，采择有用的历史文献，架构起一部作品，其难度之大，至少是我连想都未敢去想的。一年多前，郑老师再次联系我，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不料想，他真的就给我看到了四十多万字的书稿。待全面阅读这部书稿之后，对他的敬佩更加深了。

撰写这部《蔡京别传》，对于年逾七旬的郑老师而言，究竟度过了多少个不舍昼夜的勤奋阅读，究竟拼出了多少汗水和辛劳，也许，他自己乐在其中，不觉其苦。对于我这个读者而言，确实深知其中三味。第一，宋人文献多是繁体汉字，而且大多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不要说凭藉其撰写作品，即便是读懂，于常人而言，都是难于上青天的梦想。第二，浩渺纷繁的宋人记载之中，对于蔡京的书写充满了偏执之词。详实反映北宋史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这一时期有所缺佚；作为第一手文献的宋徽宗皇帝实录，在南宋前期则一再被修纂删改，掩藏了太多的历史真相。如何披沙沥金，拣选出符合自己问题建构和逻辑话语的词句，则是烦之又烦的海量工作。我很难忖知，这对于理工科出身、年迈的郑老师，究竟是怎样的难关？第三，应对近现代学者的偏执，作者阅读了繁多的今人著述，从而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建立在广泛的学术讨论之上。对于长时期以讹传讹的历史错误，我们当然不能在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从众如流、习以为常、众所周知、约定俗成等固定思维之下，毫无原则，屈从于世俗。人世间之所以有学者这一种职业，其职责就包

括带领世人追求真善美，与所有的错误较真。在这个较真的过程中，我们又如何不坠入“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学理陷阱，也是颇费思量的艰难之事。如此，这一作品才更具科学理性，更近乎历史真相，这实在是令人敬佩的。在追逐名利的时代背景下，也许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今学界盛行“历史的非虚构写作”，但郑老师却以一位民科而专注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取径，撰写出这部“轻学术”的历史人物传记。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书，取材于宋人的第一手历史文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等，证据丰赡，资料扎实，考证邃密，立论可靠，结构完整，文字平实且通俗易懂，尤其是处处浸润着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整体史”思维，将北宋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文化，几乎全面笼罩在笔墨之间，我们似乎完全可以将之视为一部学术专著了。

其次，蔡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聚讼纷纭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的史家偏见，视之为“奸佞”，而《水浒传》及其相关电视剧等媒体的扩散传播，更将这一印象广泛开来，从而成为中国人普遍的认知。挑战这一中国人之常识，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行的。于我而言，十几年前，就因为不敢“沾惹”这一问题而选择了逃避。在我印象中，阅读杨小敏教授《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和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就足以理解晚宋政局了。而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所著《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韩华译本），从宋徽宗本人的视角出发，对北宋晚期历史做了崭新的评述。这大大开启了我的批判性思维。所以，当郑老师将其精心撰写的《蔡京别传》发电子版给我的时候，我不但认真拜读了至少两遍，而且还竭尽所能地将自己了解的学术史奉献出来，希望能促使这部书在“轻学术”的取径下变得“更学术”，也立足于学院派的所谓“学术规范”和汉字书写规范，订正鲁鱼亥豕和标点符号，断断续续，前后耗时四十

余日，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修订。

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南宋政局的变迁与史家的书写，也许真的存在历史偏见：大宋江山被女真金国灭亡了，这样天大的罪责究竟由谁负担？王安石吗？蔡京吗？总不能归咎于皇帝吧？缺失的历史空白究竟掩藏（删改）了怎样的历史？倘若历史真相确实如此，确有这样的可能，那么，蔡京天才般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创办漏泽园等社会救济和慈善举措，以及大力兴学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总不能简简单单就被“帝王永远是尧舜圣君”的历史埋没了吧？一个行政能力平庸、贪腐利己而罔顾整个国家的官员，怎么可以在宰相的位置上累计延续近20年？断续做近20年宰相可以导致一个强国灭亡吗？究竟什么力量才是真正导致北宋覆灭的原因？……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脑海的时候，往往就是逼近历史真相的时候。郑老师这部书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以古今一揆取径，以同理心做了大量的推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取径下的历史书写，自然更加令人信服。这样一来，郑老师之勇于打破历史偏见的勇气，志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蔡京的“历史非虚构写作”，更具价值。

再次，这部书中蕴涵着若干学术创见，值得学界重视。譬如，有关木兰陂的新资料，牵引出新的学术生长点，郑老师的新资料提供了新的学术见解；再如，女主时代若干有关宋朝皇室内幕的推测，蔡京书法风格与传世品的品鉴，蔡确、曾布、米芾、张商英、章惇和蔡京与当时政局的关系，蔡绦的人生行迹和作品考订，等等，似乎均是当今学界忽略较多抑或仅有郑老师切实考证的文字。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最后，郑老师知识渊博，对古诗词和传统文化烂熟于心，却不耻下问，这或许是很多年长的前辈所没有的品质。他不单找各种可能的机会，曾先后到厦门大学，以不同形式请教王曾瑜、张邦炜、邓小南、李华瑞等中国宋史学界的顶级教授，也会就某些细节的讨论而乐于接受我

这个晚辈的意见。这让我由衷的敬仰。

要之，郑老师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立意为著名北宋官僚蔡京辩诬。他阅读了浩渺无垠的历史文献，从中钩沉索隐、披沙沥金、宏观谋篇、微观考订，以整体史的视角，嵌入同理心的方法，以细腻的笔触，持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取径，摆事实讲道理，呈现出俗世大众视域之外的另一个蔡京，书写了溢出历史偏见抑或无限逼近历史真相的别样新貌。我乐于看到《蔡京别传》的问世，再次将敬慕之心，奉献给才华横溢、学识广博、兢兢业业、锲而不舍、不辞辛劳、辛勤撰写的郑老师。

刁培俊谨述

2023年11月22日，于厦门沙坡尾寓所

（作者现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蔡京别传》序

郑怀兴

我与郑痴先生是同龄人，同姓同县不同里；他在仙游一中念书，我在二中，1966年他高三，我高二。若是平常岁月，高中一毕业，就各奔前程了，怎能相识？都因文革耽误了学业。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我只考上了莆田师专政教专业。1981年我根据东晋王敦之乱写新编历史剧《新亭泪》时，郑痴还在福建师大念化学系，偶然从同学吴华英那儿看到这个剧本的油印本，突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特地与林光旭、杨灿东、陈国栋等三个朋友前去剧院看戏，第二天就到鲤声剧团找我来了，想不到一见如故，竟结为四十二年之知己了——促使我们相知的原来是《新亭泪》这个历史剧呀！

要不是这部新编历史剧搭桥，我们几个，一个念化工，一个当编剧，有的做工艺，有的当教师，风马牛不相及，即使相识了，顶多也是泛泛之交，见面不过点点头，打哈哈而已。尤其是郑痴，他念理工科，在外地工作，后来又到北京当访问学者去了，怎么可能与我这种“戏狗乞丐吹”披肝沥胆？往来几回后，就明白了，他与我原来是有共同对历史的爱好，对历史，对中国的古代史，对世界史，都有浓厚的兴

趣，在十年文革中都曾悄悄读过大量这方面的书籍，所以见面总有谈不尽的话题。才见数面，却恍惚相知已有百年之久。

郑痴的家乡郊尾，毗邻枫亭，他不久调职于湄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作，单位地点正是在枫亭，以致好多人都误会他是枫亭人氏。枫亭依海环山，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地处交通要道，是个有着极其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古老乡镇，人才辈出，单是北宋一朝，就诞生过声名显赫的留从効、陈洪进、蔡襄、蔡京、蔡卞等历史人物，多么需要去挖掘整理。

当时枫亭镇有位退休回乡的干部、县作家协会主席郑清为先生，热心于乡志的研究，且与我们都是朋友，清为先生出面组织了不定期的《枫亭文化研究》，并热情要求郑痴先生帮助他。郑痴欣然答应。他们先从大量史籍记载，结合本镇乡土人情、历史变迁、民俗传说，研究原籍枫亭的五代镇守兴化、泉州、漳州一带的一代英豪，后纳土归宋而荣封南康郡王的陈洪进，渐而搜集南宋抱着南宋幼帝蹈海的枫亭女婿陆秀夫，到元朝作《螺江风物赋》的状元林亨，还有明末清初以忠烈著称的孤臣林兰友的残篇遗事。每一期的内容都相当翔实生动，深受读者的喜爱。

由于蔡襄是北宋名臣，因主持修建过千年的跨海大桥——洛阳桥而名垂千古，作为仙游文史人士，研究蔡襄天经地义。一遇上中央、省会有关领导前来瞻仰蔡襄陵园，郑痴先生通常都会被请来充当“解说员”。枫亭一直有蔡襄陵园，不时受到祭拜与修缮。几年时间，枫亭文化研究便名扬省市。郑痴先生当时还涉足了木兰陂志的研究。于是，我才知道蔡京、蔡卞这两位在外为官的同胞兄弟十分关心家乡木兰陂的修筑，主建陂人李宏和协建者的莆田乡绅十四家，就是蔡家这两位兄弟鼓动起来的呀。

郑痴告诉我这个故事时，忽然郑重其事地告诉说：“我要写一本蔡

京别传，书成之日，请你作序。”书尚未成，就约我为序，足见他对此书与拙文之珍重。

但我心头不觉一惊：蔡京虽是仙游历史上出现的声名最为显赫的宰相，但也是敝县历史人物中名声最为狼籍的一个，看过《水浒传》的读者无不痛骂蔡京是北宋的大奸臣，近代思想家的梁启超敢于为天下先，替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洗名声，却不敢为继承王安石改革精神做出大量政绩，却又被认为须承担北宋的沦亡“罪责”的蔡京辩白一句，依然循沿旧说，称其为“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

蔡京真的十恶不赦吗？按古人的“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标准来衡量，蔡京应该如何评价？几年过去了，郑痴兄的《蔡京别传》终于面世了。我的眼睛却因青光眼越来越模糊，只能在电脑上将字体放大、加黑，而且一天只能阅读不到一千字。慢慢阅罢，我对半生不熟的北宋历史可以说相当了解了，对蔡京就更熟悉了。他从政多年，尤其是四度为相还曾兄弟为相、父子为相，是北宋把持中枢较长的宰相。同时北宋当时最高统治者赵佶与蔡京虽然也曾有过几次矛盾，但都较快化解，不得不请他重返政治中枢。是赵佶的无能，还是蔡京善于逢迎，使赵佶不得不重新起用？从几度重新起用的原因来看，蔡京应该是其时行政能力最强者。而他的子孙不管怎么说，都是好学的，才能三代都高中居官，朝廷对其一家极为信任，才有可能兄弟、父子同时为相，古今罕见。还有一子被招为駙马，《铁围山丛谈》是其子蔡絛流放时所作笔记，为历代学者所珍惜，其子能成此大才，其父功不可没呀。这位皇帝还曾五次御驾临幸蔡府，皇恩独沾，可谓凤毛麟角。

正如现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在《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哲宗、徽宗都继续了神宗的变法意

志，而这两朝的执政大臣大都是王安石思想的追随者，这是基本的史实。王安石变法中贯穿的富国强兵和建构理想社会两条主线也不能说不被徽宗朝群臣所效法，譬如以国家的名义摧抑兼并、赈济贫乏和以发展生产而行开源的财政政策都得到忠实的执行和发扬，而且效果明显。”蔡京忠实执行王安石的路线，不管当时与后世对王安石的变法评价何如，变法都是当时的时政，使北宋社会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当代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能够看得更为清楚。当时北宋都城才能如此繁华，才有《清明上河图》的流传于今，为历代所赞颂。君臣出于相同的爱好，官中还产生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不管“苏黄米蔡”里的蔡究竟指的是蔡襄还是蔡京，这两蔡皆是枫亭出现的一对堂兄弟呀！

正如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光从华夏民族之文化的高峰，也应该有蔡京的一笔。可是，他的身后却是寂寞的，而且臭名远扬。其实古老的中国可以傲视人类发明史、远比《伊丽莎白济贫法》更完备、更富人道主义精神的国家社会救济制度，早在12世纪初的北宋就已经出现，比英国早了五百年。社会救济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是仅见的，标志就是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普遍建立和发展。那时候有无数穷苦百姓确实都受惠于他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救济制度。作为中国人，尽可以为我国一千年前独有的这一人类文明感到自豪呢。

为什么聪明绝伦的蔡京生前享尽荣华富贵，听尽歌功颂德，而身后却蒙奇耻遭辱骂无以复加？人们都明白，繁盛一时的北宋亡于他退休不久之后。北宋从王安石、司马光开始的改革与保守之争，始终很激烈，孰是孰非，直到现在，犹争论不已。而蔡京是王安石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北宋沦亡前不久的执政者，各种罪名加其头上，再自然不过

了。我不是宋史学家，没有资格参加论争，但此书婉转地告诉读者，这个亡国责任不在于北宋中后期的新法改革，亡国发生的具体的原因、责任和教训值得历史学家深入探讨。

郑痴兄为蔡京写传，花费极大的时间与精力。他年轻时曾经常上何岭拉板车，弯弯曲曲，何其艰辛，磨炼出他的顽强的毅力，才肯为历史留下一个公允的蔡京形象而呕心沥血。或许，他的书能为蔡京的名声有所帮助，也许，更正者难逢，辱骂者难减，习惯不知还要延续多少年。凝望老天，天也无语。或许作为蔡京来说，人生虽有无尽的缺憾，但祸福相倚，“盛极必衰”，这也是上天对蔡京这类聪明人的告诫，或许也是郑痴先生为《蔡京别传》之苦心之所在——他要为蔡京的一生留面镜子，给后人作个参照。用心何其良苦也。

是为序。

郑怀兴 2023年4月4日于牛眠山下

（作者是中国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福建省文联副主席，擅长历史剧创作。作品有《新亭泪》《傅山进京等》，2023年12月18日故去）